

一地落叶

席美华

那夜,我听见窗外的风声,似乎听到枯叶被风吹落时的哭泣。她们在地上翻卷着,沙沙地响,有的飞向别院,有的留在墙角,有的飘落在石板上。我在被窝里也感冷意,窗外的颜色也淡淡的,我知道是西风来了,冷醒了我的梦,留下一地随处飘零的落叶。这要是在贫寒的时期一定格外凄苦,我仿佛看到老人、孩子发抖蜷缩的身体在古老的屋檐下蹲着,那一刻我愁着。人也自然会如枯叶的命运,枯落飘零不知所向,那时我感到特别闷!

飘零的落叶许是没生命的,枯焦而落。落叶它无用,不爱的随意而过,绝不理会;但也有缘分的,不责备它的无用,

还会捡起揣在怀里,夹在书里,想延留它们幽澹的颜色,予她书香的灵魂。这是一份难得与名贵!

我也爱落叶,大自然中的落叶格外吸引我。她们安静地躺着,美丽而丰富,无与伦比。她们在大自然的花草丛中将与土地结合而永存,她的灵魂依然在大自然中浅行静思着,美丽得淡到极致,让我心动。每逢这时,我便会将她们拍下,存于相册,好永久留存着她的美好。

真的感情与情义,是难能的。人心灵偶然的震动不论怎么微弱,就算产生极弱的波纹,也可渐如细水、如波浪,成流大河,向着无边的海洋流淌着。人的心是力量的府库。真情的表现,不论是诗歌文字是音乐还

是画,或是感情,好比是一块石头掷入湖中,如湖面引起的变化,那是一份自然的所见。大事的起源,缘于一个人内心的觉醒和偶然的震动,更是一滴最透明真挚感情滴落在宇宙中的一份深情。

见证了叶落的无奈与美好,别让西风扫冷了一地的落叶!更懂生命的觉醒和真情的可贵。让我们真诚地感受生活中的美,找寻自己适存的生活方式,如此甚好!觉醒是自身命运新的起因,情感是灵魂的附体,善良是生命的底色,是绽放在心田的最美的花朵;点滴日月积淀,是人生美好的出路。心与阳光同在,岁月无恙;愿世界无限美好,愿片片落叶温暖如初!

小刘更忙

杨素凤

小刘叫刘文辉,30出头,去年调入我校,英语老师,是我的搭档。他身材笔挺,理着时尚的大奔头,爱西装。他工作精益求精,对学生满腔热忱,脸上漾着明媚的笑脸。他是4班的班主任,教室在4楼,我是13班的班主任,教室在一楼,和我共事的这一年里,他一楼、四楼上跑,整天忙呵呵的,脚脖子不沾地,老师们打趣:老刘最近不忙了,小刘却更忙了。

学校要求老师学生7点30到校,可小刘每天7点就准时到了教室,查作业,听写单词,放听力。我到三楼上早读,他三步并作两步已经从我班放完录音上四楼了。我开玩笑:“小刘,你慢点走,小心脚崴了,我班学生多,顽皮,受苦的日子长着呢,悠着点呀。”他笑笑:“你是老革命了,有群众基础,学校的四个拐角踏平了,我是新来的,得好好干,出不了成绩咋向家长交待?”说完腾腾大步上楼了。

那天下雨了,体育课上不成了,改上室内课。体育老师问我要不要课,我打算让学生读报纸,小刘连忙走到我跟前说:“杨老师,我还有几道题没处理完,体育课就给我吧。”我的作文还没有批改,正愁没有时间,说:“好啊,不过多上课没有报酬。”他说:“没关系,起始课需要反复深化记忆。我现在辛苦点,基础打牢,初三学生就能跟上了。”说完,他提着小黑板和录音机大步流星向教室走去。对面的同事望着小刘远去的背影,对我说:“你的搭档真好!”

我班一个学生三天打鱼两天上网,常撒谎请假溜出去上网,我软硬兼施,恩威并施都无济于事。后来他干脆不来了,家长很无奈,其母亲恳求我到家里做做动员。我知道小刘是网络高手,就约他一起做。他本来回去要给女儿做饭,听了我的话,他放下车子,和我同去。他和学生玩游戏,拉着学生的手细声温语聊天,探讨网络,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,学生连连点头,很是佩服,答应第二天去学校。学生到学校后,小刘在课堂上提问,课下和他打乒乓球,学生喜欢英语老师,成天跟屁虫一样粘着他,再也不逃课了,老师忙的时候,他抢着擦黑板、提录音机。

近日要开春季运动会,小刘更忙了,他脱下了素日爱穿的西装,穿上了运动服和球鞋,6点40分就风驰电掣赶到学校了。他到学校后,带领运动员在操场训练,压腿、立定跳远、跑步、扔铅球,他样样精通,做示范、讲要领,一招一式俨然一个体育教练,他像一个阳光少年意气风发活跃在操场。

来不及喝口水、来不及吃早点,7点10分,他汗流浹背匆匆往教室赶,英语组的老师揶揄:小刘,忙呀!他不温不火,笑嘻嘻回答:是啊,我年轻,所以我比老刘更忙。

高考之后,我是怎么生活的

何芬

沙地图给我看,告诉我他当时就是这么拿着地图跑新闻的。

就是这幅长沙地图让我退缩了,长沙比衡阳大多了,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些老长沙才知道的地名,我害怕。

在衡阳日报参加工作第一年,我又不心安了。瞒着大家去广东找过一次工作。

到了东莞的同学家落脚后,我去找工作。我突然发现,在人力市场找不到我梦想中的文字工作。终于等到一场大型的大学生招聘会。全日制本科的入职要求,让我可选择余地很小。有的不要求全日制本科的,但需要有本科学位。我只能暗暗后悔,自己自考本科毕业论文答辩时已经拿到论文良的等级,却没有乘胜追击拿到英语4级,以拿到本科学位。因为那时,同学们都觉得学位不重要。终于,有一个区文艺研究所的工作,只要求专科学历。但对方看了看我的作品,说,这些做理论研究还不够。

非常沮丧之时,东莞人力市场那边有了一个机会,一个文化工作室招人。我跑去那里见面。到了那才发现,就是一个一楼的套间。一个年纪大的男人,问了我一些问题。他跟我交谈时,我看到那个电脑前打字的姑娘正在打一份《共和国》纪录片企划方案,那个姑娘还看了我一眼,似乎是有意思把这个方案给我看看。我突然有种不安全感,于是说:“我其实是想在东莞的媒体找份工作。”那个男人说,像你不是本地人,在东莞没什么资源,这种媒体不是那么好进的。还不如,在我们这里还有机会……我壮着胆子瞎说:“也不是完全不认识人吧。”最后,我委婉地说告辞了,走出那个套房。

记得当时,巷子口洒满阳光,那个长得像我师专的写作课老师的男人刚好进去,笑着跟我打招呼说:“走了啊?”我说,嗯,走了。之前,我不认识路,是他出来接的我。就是这么一种亲切感,只能给我片刻温暖,却不能让我有持续的安全感。

同学说,东莞是制造业之都,广州才是写字楼聚集的地方,你去那边看看还有机会没?于是,我跟广东一家媒体的前辈联系上了。

“什么?你拿着1500块就敢到广东来?”前辈电话里就大叫,我听到电话那边,他的好几个同事在那边笑。

电话里,听到他在问同事,其他兄弟报纸有试用的机会没?

可是到了那里,我连连摆手说:“老师,我不是来找工作的,我就是来看看的。”

其实,我还胆怯于自己不会五笔字型,不能几个小时之内写出近万字的多方位的报道。那时,我们内地媒体还是手写稿,远程传真稿件,他们广东媒体早就人人拎着笔记本到处走了。

我沮丧地在他们办公室看了看,然后就打道回东莞。在广州回东莞的火车上,我看

到了深圳晚报还是特区报的报纸发行车在清晨的高速上行走,不知是送完报纸了还是在送报纸的路上;看到了铁路边一栋栋工厂的宿舍,睡眼惺忪的10多岁的工人蓬头垢面地出来洗漱;看到一棵连着一棵的荔枝树从眼前飞过。我想,我还是回衡阳好了。

回到衡阳后,我给前辈的办公室去了个电话。我说,我要找某某某讲话。因为之前,我在他们办公室看到,他们总编给他们参与一个重大报道的成员都写了一张明信片,里面是对他们此次报道的个人表现的总结。他们都放在办公桌玻璃台板下。某某某的评语,我觉得是里面最好的。接电话的人说,他就是那个某某某。

我问他,怎么化解工作中的悲伤感?他说,每天要面对那么多悲伤、不公的事,来不及悲伤。

自那之后,我就知道,经过社会的再次筛选,我只能在衡阳就业。

前辈发来邮件说:你临走时写了那么大大一段煽情的话给我邮箱,我觉得,比你的新闻稿好。我知道了,你会在衡阳好好工作,“不会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潦草的文字。”有空,把你写的大稿子发给我,我给你指点指点,相信我,会进步很快的。

我回信说我不,我觉得我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,我要自己成长。

现在,我还是不会五笔字型打字,但用拼音输入法几个小时内写出信息量大的4000字的新闻稿已是很容易。

在陌生的城市里行走,我不再胆怯,多了的是发现和学习的快乐。多看,多问,再不行就问度娘。

我还是没有特别像样的论文,但我在每一个岗位上的实操经验,都是在为我写论文做准备。

我的抗压能力还是那么差,但是,能说出你的压力已经是心理健康的一种表现。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,有承压就有减压,逃避了的迟早要面对。

阅读,让我面对单位的重点学院本科生、研究生,不卑不亢。如果在阅读这种事情上,谈不到一块去,我们还可以完善和交换彼此的知识体系,如果知识体系都没有的话,那我们还可以聊聊化妆和买吃的。

我知道,经过社会筛选,落在三线城市的我,决定我过得好不好的,还是我个人的生活态度。诚然,城市之间发展的差距,是城市总体智力水平的差距。智力水平影响着社会公共事物的认知水平,跟一群聪明人商量事情,的确比与一群思维能力差的人商量事情更愉悦一些,办事效率可能更高一些。

但是,不是每个人都有好智商,可每个人都会有生活得更好的愿望。



岁月备忘录

我经历了两次高考,两次考的一样的分数,最后只能拿一个委培指标,降20分被录取到衡阳师专汉语语言文学教育系。我们那一届是双轨制的一年,据说是育委培指标的最后一届。我班上的同学大多是超过录取线的。我算文化成绩不好的孩子吧。

记得入学开完新生会的那个晚上,我与新认识的一个女同学坐在学校操场聊着各自的分数。她狠狠地说:“其实我也怪过父母。比如以我的分数,他们为何不愿意花钱给我拿到211学校哪怕湖南师范大学的委培指标?总比在这个学校好。但是,既来之则安之,我一定要在这个学校多参加比赛和活动,为毕业分配打好基础。”我唯一庆幸的是,不要学数学了,这门功课我每年高考都没及格,其余科目平均分超过100分,仍无法力挽狂澜。

不过,回想往事,还是得感谢衡阳师专。

不知是什么开始,衡阳师专将湖南师范大学的本科自考课程列入学校教学事务中。我们一入校,还在军训期间,学生会高年级的师姐就依次来我们寝室,教我们怎么把被子叠成豆腐块,怎样整理内务,告诉我们要争取进入学通社、广播站诸如此类“校办性质”的社团机构,然后还告诉我们通过本科自学考试也是这专科三年最重要的事情。那时,衡阳师专已要准备专升本了,我们后面一届学弟学妹就是本科生。

当1999届新生——也就是衡阳师院的第一届本科生出现在校园里招兵买马组社团时,我才感受到自己向往的大学的气氛。之前的衡阳师专,学生组民间社团的气氛没那么浓郁。那年冬天,我和同学跑去同城的另一所医学类大学卖圣诞卡,一个个寝室敲门进去,整个观感觉得还是我们学校的军事化寝室干净、整洁。

高考是我们接受社会筛选的第一关,但不是最后一关。

就业,是我接受社会筛选的第二关。毕业前,我去了一趟长沙,与闺蜜的一位学长联系上了。当时,长沙一家报纸已经组建了一个子报,那位学长在一个部门负责。站在那个部门办公室的阳台上,他指着远处一片高楼说,他已经拿到那里一套房子的钥匙。然后,他展开一幅长